

夏收（外一首）

□林绍海

曾经的大集体年代
弯腰割麦的父亲
与那些个顶个的庄稼把式
早已长眠在岭上这片热土中

而今
麦浪如常，年年麦黄

老屋院墙上
孤悬的那柄旧镰刀
任凭雨雪风霜侵蚀
锈痕叠加，携刻流年的沧桑

套袋季

苹果套袋季
老张头笨拙地爬上凳梯
这身子骨
感觉不如以前硬朗
一年不如一年稳当

老伴在树底下递纸袋
手抖，眼花
两人，整个下午守着三棵果树
吃劲巴力地套了八百个

单身的儿子
在大城市给工地送盒饭
一天能挣好几百
回来一趟路费四百多

老张头思前想后，算来算去
还是别让儿子回来了
这话，他心里明白
只跟苹果说说，跟纸袋说说

傍晚回家的路上
老寒腿又犯了
痛的厉害，不敢打弯

此刻，他最为关心的是
膏药和止痛片
哪样便宜省钱

宇宙襁褓

□王雨辰

在深不见底的黑暗里
在空旷冷寂的黑暗里
歌咏时间与空间的遨游
只是徒劳

但我听见命运在轻声倒数：
“三、二、一”

于是我紧握住你的手
一脚踩碎
蓝色琉璃染就的天空
踏入宇宙的永恒襁褓

在那里，我们永不会长大
世界永远保持新生
有花芽在这裂隙中冒出
有日光自这裂隙间洒入

它们舒展着
繁衍着
倾听亿百年前传来的
最遥远的回声
目光探寻那次爆炸
未曾削弱的光芒的痕迹
从未停歇，从未终止
不知疲倦，生生不息

透过你的眼眸
那是一次
超新星爆炸的余晖
一声极限边缘的叹息

而在无数个惯性系中的明天
你仍回头望向我
与此同时
世界依旧年轻
依旧自由呼吸
依旧如
未经褪色的琉璃般
湛蓝无比

我业余写作也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因是业余，文章总是有感而发，并不多费周折。至于感从何来，从来没有深思、深究过。

5月之初，正是祖国处处万花盛开的季节，就在此时，我有幸走进了四川巴金文学院。

这是一个绿树环抱之处，壮阔的榕树、高大的银杏树、粗大的广玉兰、名贵的桂花树、黄楠树，还有马识途亲手栽种在前庭与后院的菩提树，以及无数的慈竹、楠竹、紫薇、樱花和不知名的灌木，把这里汪洋成一片绿色的海。由灰瓦白墙的巴金陈列馆、会展综合楼、临水休闲茶廊、作家专家楼组成的川西民居风格的巴金文学院就徜徉在这片绿色的海洋里，尽显巴金早年成都老宅的风貌。这是一处庄严的文学殿堂，是一方奇异的艺术仙境。

年少时即读巴金的《家》《春》《秋》，中年时又读他的《随想录》，这位传奇的文学巨匠，在我的心中竖起一座座文学的高峰。

而今，终于有幸走进这殿堂和仙境。在陈列馆里，近距离地仰望这位文学巨擘，看着他慈祥的大理石坐像，看着他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书籍组成的书的长城，看着他获得的各种殊荣，我对这位世纪老人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同时，我也在探究，他是怎样攀上艺术之巅的。

展馆里的照片、实物和模型，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家族史、成长史、创作史。

巴金出生在成都的一个官宦之家，从一张合影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大家族，上上下下有近百口人。他们住在一所豪气的大房子里，房子早已拆除，只余了一口老井。纪念馆里有这所房子的模型，那一所四进的大宅，乌压压的占了半条街。门很大，门槛很高，门前有两个石狮子，气派又森严。这是一个封建礼教统治的家庭，高老太爷霸凌一切，家庭成员生活得没有半点自由。巴金与他的大哥、三哥等都生活在这令人窒息的环境里，他的大

哥受尽种种磨难，最终选择了自杀。他深爱着宽厚的大哥和向往自由的兄弟姐妹，因为爱，他对吃人的封建制度生出了深切的恨。他挣扎、反抗，最终只身来到上海。那时，他才二十几岁，为了他的大哥，为了他自己，也为了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姐妹，他决定写一本小说。

当时，他没有多少写作经验，但是二十多年的封建大家庭的生活，让他积累了浓烈的爱憎。他怀着这些爱和恨，用笔向旧社会提出控诉。下笔的时候，他自己先激动起来，“有时叹息呻吟，有时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正是在情感的爱与恨的波涛汹涌中，他陆续完成

感悟本源

□基国瑞

了激流三部曲的不朽名著。

展馆里还有巴金身穿志愿军军服、深入朝鲜战场的照片一组。抗美援朝期间，巴金受全国文联委派，担任赴朝战地创作组组长。他先后两次带队赴朝，在平壤、开城、“三八线”前线，白天跟着战士钻坑道、爬阵地。上有美国飞机天天轰炸，下有敌军冷炮袭击，他冒着炮火采访起雷英雄姚显儒、67高地英烈赵先友等人的事迹。在朝鲜的战地生活很紧张，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在阴冷的防空洞里撰写日记、文稿，与指战员同吃粗粮、同住简易坑道，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些最可爱的人。回国之后，他整合两次赴朝采访搜集的赵先友等烈士的事迹，写成感人肺腑的中篇小说《团圆》，1964年被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成为红色文艺经典。

我看着、感动着、思索着，忽然，镶嵌在玻璃相框内的巴老的一段话

进入我的眼帘：“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这段话，像一座灯塔照亮了夜空，又像一支火把照亮了我的心胸；我豁然开悟，说得多么好啊，写作的本源是爱，是对同胞、对人民、对祖国的爱。巴金的这段话是写作的真谛，应该被奉为主臬。正是他对大哥等人爱的深，才生出了对封建制度的恨，才能产生《家》《春》《秋》这样的不朽之作，也正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战士无比挚爱，才能写出《团圆》这样的经典，使他成为中国当代的文学巨匠。

细思细想，我终于悟到：写作中，只有有了爱，才会有感情、有感悟、有思想，才会展开想象和联想，才会走向诗和远方……爱确实确实是写作的本源，是写作的起点，是文思之基，是腾飞的原点。同时，也只有心头涌动起爱的暖流，才能激荡起创作的冲动和欲望，才能碰撞出闪光的灵感，才能飞扬起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的思绪，才能焕发出光比日月的文采，才能胸有沟壑，笔下生花。没有爱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从爱出发写出的文章，是无情无思、无光无彩、无意无蕴的，是写不好，也走不远的。

在巨人话语指引的猛醒中，我回望自己的业余写作路。也正是在对祖国、对自然、对人民、对同志、对朋友、对社会的真心的热烈地爱着的时候，我才能写出令人满意的文章。任何的虚情假意、任何的逢场作戏、任何的应付公事、任何的哗众取宠，都不会写出好的文章。

牢牢记住巴老的提点：爱是写作的本源，说话要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他还说：“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这也是写作者需要追求的目标。

“云水巴山雨，文章金石声”，且以老舍给巴金的题辞为其颂。

时光清浅，春天的落英已在温暖的阳光中褪去颜色，盛装的夏日却在这缓缓流逝的光阴岁月里，留下浓重的一笔，尤其是那些盛开在伏季的花朵。它们无惧一年之中最炽热的阳光炙烤，经受着时旱时涝的不稳定天气，在人们看惯了春花秋月的审美疲劳中悄悄盛开。

譬如紫薇，在城市的公园里、乡村的街道两边，它最为惹眼。或一枝独秀，或三五成簇，颜色各异的花朵一经绽放，就喧嚷嚷地热闹起来，如升腾的烟花，亦如太姆女仙遗落在人间的霞舞云烟。老人们常说：“花无百日红。”在胶东半岛，紫薇花却自盛夏开始绽放，直到秋冬冬来，方收起它的似锦繁华。所以，人们将“百日红”这个高贵的称呼给了它。虽说花期很长，但它开放得最欢腾的时期，还是暑期入伏的日子。

譬如凌霄花，“披云似有凌霄志，向日宁无捧日心”说的就是它。在我老家，人们称之为龙须花。我的爷爷特别喜欢它，在院子里的墙根处栽上一棵，日夜与之厮守。昨日雨后，我行至掖县公园一角，远远地就看到了一片怒放的凌霄花。密密匝匝的红灯黄相间的花幕，恰如渲染了小半边天的那一片醉人的晚霞。

还有木槿花。这几天，我不只在一个地方看到了它不娇不艳、不媚不俗的花影。少时，木槿花是我们那个山村里伸手可摘的美味。夏天一到，酷热的天气就在木槿树上催生出无数的花朵，随手摘下一朵，轻轻拂去可能藏在花心里的蚊虫，一瓣一瓣塞在嘴里，慢慢咀嚼，那种清凉、微甜、滑粘的感觉，现在想起来似乎仍继续舌尖。

睡莲也是这个季节里的重要角色，在河套湿地、在天鹅湖里，都能看到它典雅俏丽的姿态。置身于岸边如伞如盖的柳枝下，我凝望着一项碧

色的水面上那些红若胭脂、白如凝脂、黄似蜜蜡的花瓣，仿佛看到了一群体态婀娜的睡美人正在莲叶上轻歌曼舞。

这些花儿虽好，但在我心里，它们并不是这个季节里的主角。紫薇、木槿不是，它们只盛开在人们吃饱喝足后，闲庭信步的时光里。凌霄花也不是，如果没有坚实的墙体或者树干供它依附攀援，它只能贴着泥土匍匐而生。睡莲与荷花更算不上，离开了水面，它们就像被浪花卷上岸边的小鱼小虾。

我徘徊于城市与乡村的角角落落，流连于高山与河谷的每一寸土壤，只为寻找我心目中的那朵英雄之花。它不一定娇艳欲滴，也不一定一定要超凡脱俗，但一定是不计贫瘠与肥沃、干旱与湿涝，适应性强，于烈日酷暑中照样开花的植物。

我找到它，是在那条“道狭草木长”的田间小路上。落日余晖洒在它毛茸茸的花穗上，像沾了一层金粉般闪闪发光。在那个“时有微凉不是风”的清晨，它开满了整个山坡。

我找到它，是在那片空阔的盐碱滩涂上。一阵阵咸湿的海风裹挟着湿闷的热浪袭来，它却摇晃着花穗，似是微笑，又像是在招手。

我找到它，是在城市楼宇间水泥裂开的那条缝隙里。月光之下，裂缝延伸到哪里，它就盛开到哪里。

我找到它，是在友人的书桌上。七八支翠绿色的花穗，搭配上几朵黄色的野花，错落有致地插在一只陶制的黑色酒坛里。那种美，胜过千娇百媚。

我找到它，是在我童年的梦里。它宛如盛开在午夜里的满天星斗，调皮地朝着拂过山岗的风、流过松树林的水与睡梦中的我，挤眉弄眼。

它就是狗尾巴花，随处可见的野草花。

这个暑假，一起来“发现”

炎炎夏日，悠长暑期将至。为丰富同学们的暑假文化生活，培养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引导同学们利用暑假闲暇认真审视生活、感知周遭变化，捕捉日常里的细碎新意与隐秘美好，本报特发起以“发现”为主题的暑假征文活动。诚邀各位同学提笔抒怀，记录夏日时光里属于自己的温暖发现、全新感悟。

此次征文的优秀作品将刊登在《烟台日报》文化周刊及官方新媒体平台，并邀请著名作家、编剧衣向东进行点评。

衣向东，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大奖。著有长篇小说《牟氏庄园》《曾在部队扛过枪》等二十几部，电视剧《牟氏庄园》《我们的连队》《护卫者》等十几部。

征文主题

以发现为核心，聚焦暑期生活与日常百态，书写全新认知与真切感悟。本次征文的“发现”，不拘泥于任何事物，更鼓励大家挖掘司空见惯事物里的全新面貌。

征文要求

1. 内容真实，紧扣主题，积极向上。

上，真情实感，原创首发，杜绝抄袭、套作、拼凑成文，杜绝AI写作。

2. 体裁不限：记叙文、散文、随笔、议论文等均可，语言流畅，立意新颖，感悟独特。

3. 字数要求：小学生400字以内，中学生800字以内，行文简洁精练为佳。

4. 原创要求：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个人原创，若出现版权纠纷，由作者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投稿须知

1. 投稿时间：2026年7月4日—2026年8月31日（暑假期间）

2. 投稿方式：所有作品统一发送至指定邮箱：ytrbw@126.com，邮件主题统一备注：【暑假“发现”征文】+姓名+班级+联系方式+监护人银行卡账号信息（发表作品发放稿费费用），可备注指导教师。